

阅 草 记

合欢

□刘汉斌(宁夏银川)

清晨,我推开院门,正面迎上一树繁花,合欢树开花了,突兀且美艳。院门外的景观道上,是对称栽植的两排大槐树,仅迎门的这一棵是合欢树,一树丝绒花,粉白相间,鲜嫩动人,令我激动不已。折身跑去喊还在熟睡的方芸,方芸爱花,见合欢开得这般繁盛,脸上的疲惫顿时消隐,喜上眉梢。

方芸生病后,有些日子我在她的脸上没有见过喜色了,病害在她身上,病痛常使她一脸愁苦。为了生计,更为了给她寻医问药,我们辗转从南湾来到了城郊,租下一个闲置的农家院子。我白天出门找寻生计,晚上回家照顾病中的方芸。

我们郁郁沉沉地度过了两年,依然没有从阴郁的情绪中走出来。猛然遇见合欢树,它把一树繁盛的丝绒花捧出来送给我们,这时候,这一树的繁花让两颗消沉已久的心顿时泛起了波澜。

合欢树的花儿令人心生愉悦,感觉每一朵花儿都是丝绒织成的小扇子,每一根花丝都在微风中轻轻抖动,呈现给视觉的冲击,纤细的花丝顶着细小的花药,在阳光下金光闪闪,每一朵丝绒花里似乎都住着一个妙龄少女,此刻的羞涩是合欢花最撩人的姿色。

我擎着一枚硕大的玉米果穗欣赏时,一树合欢的丝绒花在我的眼前铺开,铺成一穗玉米盛大的背景图,柔软如绸,光彩夺目,我瞬时被合欢树盛大的花事所吸引。夜风徐来,似有清淡的花香,若有若无,清淡恬

适,说不清道不明,恰是人在合欢下,有味是清欢。

院门外的这一棵合欢树,夹在一排槐树中间,槐树开花时,合欢一树青绿,一排白色的花线,到了合欢树这里就塌陷下去了,断了。而待到合欢开花的时候,粉白的繁花又从一行平整的葱绿中凸显出来。邻居大爷说,当时栽植绿化树时,买来的一捆槐树苗中夹带了一株合欢,树苗没开花的时候,谁都没注意到它有什么不同。等到槐树开花的时候,它却不开花,而等槐树把花开结束了,它却兀自开起花来。这时候,才发现它是一株合欢。

合欢不开花时,其貌不扬,极不起眼,它立在一排槐树中间,像是一个个生而平凡的孩子,在平凡的日子里长大长高,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它擎着一树的丝绒花盛开了,才猛然觉得惊艳了时光。

合欢开着绚烂的花,花开在高处,仰视时,给人一种幻境的美,总令人感到恍惚。原来高大且粗砺的树也能开出绚烂而柔美的花儿来。合欢花简直是把本该贴地盛开的花儿美到天上去了。

合欢树上一枚枚精致的扇形丝绒花,是从身体里取出来的一根根自带光芒的花丝,它的花丝从槐花那里借来洁白,又从桃花那里复制了粉嫩,盛开的合欢是我们眼里的景,而未开的花蕾是我心中的药。一树繁花也许是受到了我所熬煮的中药的熏染,枝头的丝绒花开得更繁密了,盛开的合欢花开在枝头,开而未绽的



花香。李振文 摄

花苞被我掺在中药中熬煮。冥冥之中,门前的这棵合欢为我和方芸的到来精心安排好了一切。

它看到方芸来到这里时一脸愁苦,于是第二天清晨就把一树繁花送给了我们,让我们愉悦;它在夜里听到方芸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它知道自己的花朵能够舒郁解闷、理气宽胸、安神定志、活血通络,能治方芸的肝郁结症,便借助风把它的花丝掀下,悄然撒进砂锅,我不阻拦,也不用刻意挑掉,我不忍心辜负了一树繁花盛开的美意。

在合欢树下生活,盛开的合欢花,园子里鲜嫩的果蔬,是我们在苦日子里,这个世界向我们伸出的一只温暖的手。它们总会于无声处将困顿中的我们拉拽一把。

节 日

儿童节的“王国”

□胡孝清(浙江杭州)

儿童节,取回的快递纸箱拆出个四四方方的王国孩子钻进去和板凳一起占据了黄昏的阳台

手电筒的光从缝隙漏出他正给影子开一场派对纸箱墙上画满看不懂地图有人用彩笔标注了糖果镇

后来我也试着蹲进去假装是迷路的宇航员他分我半个橘子和手电说这是通往月亮的船舱

母亲用钥匙轻叩纸门送来两杯温热的牛奶我们约定明天开挖护城河用积木搭建永不倒塌的桥

今夜孩子已经安睡纸箱还占领着客厅月光给这座临时城堡镀上银色的封条而它的居民正在梦中练习如何搭建下一个更大的世界

童年,风吹过稻田

□欧兢兢(浙江宁波)

晚风翻过山坡稻田就弯下腰像祖母的手,一遍遍抚过田埂

那是六月的事了蝉还在叫,水渠里的蛙刚醒父亲赤着脚踩进泥里秧苗一棵一棵站稳了

风从南山跑来不问谁家的田一律吹过去稻浪就一层推着一层绿得发黑,绿得发亮

母亲在灶房喊吃饭声音被风拉得很长很长我们光着膀子往回跑脚底板印在晒硬的土路上像一枚枚小小的勋章

那时候不懂为什么风吹过稻田大人脸上就有了笑后来我走了很远的路才知道——那阵风吹的是日子吹的是活下去的底气

有 感

槐香漫过

□李建平(宁夏中卫)

槐香是走着来的。不似玫瑰的馥郁,也不像茉莉的甜腻,它只是淡淡的,若有若无地飘着。你关窗时它从缝隙里挤进来一丝,你晾衣时它落在袖口上一点,你捧着碗吃面,它也来凑热闹,在面汤的热气里打了个转。等你放下筷子想去寻它,它又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我住的这条老巷,槐树都有些岁数了。树干粗得要两个孩子才能合抱,树皮皴裂着,像是老人手上的纹路。枝丫却还是年轻的模样,肆意地伸展,越过谁家的屋檐,搭在对面的窗台上。花开的时候,整条巷子都浸在一种温润的气息里,连墙根的青苔都显得格外翠绿了些。

隔壁阿婆最懂得享用这槐香。她搬出竹椅,搁在自家门口,手里摇着蒲扇,眯着眼养神。阳光细细碎碎地从槐叶间漏下来,落在她深蓝的布

衫上,像谁撒了一把碎金。偶尔有花瓣飘下来,正落在她花白的发间,她也不拂去,就那么戴着,仿佛戴了一小片初夏。

斜对门的年轻母亲,常在午后抱着婴孩在槐树下踱步。孩子还小,只会唧唧呀呀地发声,胖乎乎的小手在空中乱抓。母亲轻声哼着不成调的曲子,槐香就缠绕在她们的周围,温柔得像一层薄薄的纱。我看着那孩子,他黑亮的眼睛映着满树的绿和白,虽然他还不不懂什么叫美好,但那画面本身就是美好的全部释义了。

最寻常的,还是傍晚时分。下班的人陆续归来,自行车铃声丁丁当地响过。不知谁家开始炒菜,油锅的滋啦声和着葱姜的香气飘出来,与槐香纠缠在一起。这就是日子啊——柴米油盐的踏实,和偶尔抬头的诗意,它们本就不分彼此,都在这五月

的暮色里,缓缓沉淀下来。

风过处,又有几朵槐花旋落。我摊开手掌,接住一朵。它真轻,轻得几乎没有重量,像一个小小的、洁白的叹息。握在手心,有一点点凉,有一点点软。我想起幼时在故乡,外婆用槐花和上面粉蒸糕,那股清甜至今还留在记忆的味蕾上,绵长了整个童年。

抬头看时,月亮已经悄悄爬上来了。淡淡的,挂在槐树梢头,像一枚温润的玉扣。月光和槐香融在一起,把这条老巷温柔地包裹起来。窗台上只有只猫蜷着身子睡了,偶尔耳朵动一动,大概梦里也有香气缠绵吧。

我就这样站着,任凭槐香落满肩头。这五月的馈赠如此朴素又如此慷慨,它不声张,不炫耀,只是静静地、绵绵地,从童年漫到如今,从檐角漫到心底。